

菩提之路—為眾開法藏

廣施功德寶 劉素雲老師主講 (第五集) 2013/1
2/10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 檔名：56-148-0005

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！請坐。這節課總的題目是「為眾開法藏，廣施功德寶」，第一個題目想和大家說一說「心中有大愛，永代眾生苦」。大家很關心我這胳膊受傷的事，問我什麼原因受的傷。我前兩天講課的時候說了一條，業障現前，那是其中的一個項目，因為這個東西沒有必要迴避。有的同修可能想，老師修得這麼好，妳怎麼還有業障，還業障現前？這就是讓通過這件事告訴你們，不要迷信我，我也是肉體凡胎，我也有業障，也有業障現前的時候。業障現前了怎麼辦？消業障。怎麼看？業障現前是件好事，業障消了你又進步了，你就上層次了，很簡單。這是其中的一個原因。

現在我就說第二個原因，就是永代眾生苦。這件事是怎麼回事？就是今年的六月初，哈爾濱有一位女同修，比較年輕，四十歲剛出一點頭，她病重了，是肝癌晚期，吐血。她非常想見我一面，這種願望非常強烈。當時我得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就決定去見她，我想這可能是她最後的願望，我應該滿她這個願，我就決定要去醫院看她。因為她住的是傳染病醫院，刁居士就堅決反對我去看她，說那個地方妳怎麼能去！我知道她是關心我、愛護我，怕我被傳染上。但是我跟她說，必須得去，而且不會傳染我什麼毛病的。因為我這個人在這方面心比較大，我從來沒想誰能把病傳染給我。我凡是到醫院去看病號，不管他是生的什麼病，他住在什麼病房，我去看他的時候我都是坐在他床邊，離這個患者距離都很近。因為我心裡沒有那種障礙，說怕被傳染。

我記得有一次我去看張福瑞，那是我第一次去見他，我去見他的時候，那天我有點不舒服，發燒。我去到他家，他家是八樓，我從一樓上到八樓的時候我就滿身冒汗了，因為有點虛。上去以後我就坐在他床邊，因為他也是癌症。他那枕頭邊就放著一疊餐巾紙，就是平時他用的，擦汗、吐痰什麼用的，我估計是。我就坐在他那個邊上，因為我不是上樓上得呼呼帶喘的，出了一身汗，臉上也是汗，我拿他枕邊那個餐巾紙我就擦，擦我的臉，擦汗。後來我看他們都瞅我，我沒理會什麼意思，等出來以後，小刁她們就跟我說：妳怎麼能用他那個紙擦臉！我說能擦就行，還分他的紙、我的紙嗎？就在我心裡沒有這個隔閡，就是他是病號，他又是那種病，然後我不可以離他近，我不可以用他的東西，就這些個在我心裡都是不存在的。所以我就每次看病號，我都是坐在病號的身邊。因為什麼？我自己曾經得過病，我有過這個感受。當你有病的時候，你那種孤苦無依的感覺，你非常希望別人能給你一點點溫暖，哪怕幾句溫暖的話，你都能激動好幾天。因為自己從那個時候過來了，所以就會非常體味這個病號的心情。如果我去，我離他八丈遠，我再捂著鼻子，或者我再戴著口罩，你說這個病號該什麼心情？那還莫不如我不去看他。就這樣我們就去了傳染病醫院。

我記得那天我們是中午去的，下午三點多從那裡出來的。我去看她的時候我們談得很融洽，因為她一看我去了，確實發自內心的高興，一下子就把我摟住、抱住了：「劉姨，想死我了，妳可來了！」就這樣，特別親。因為她希望我去看她，我去了，也在她的意料之內，可能也出乎她的意料之外。就這個時候，嘮得挺開心，她跟我說，她說劉姨，妳都送走七尊佛了，我一定做妳送走的第八尊佛。當時我就笑了，我說：傻孩子，誰跟妳說的我送走七尊佛了？完了她一本正經的說，她說我們算出來的，反正我們都知道。我說

那我自己不知道。這不態度也非常開朗，沒有一點懼怕的那種感覺。

她說：劉姨，我不怕死，我要去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。你看這不是信心很大嗎？說著說著她說出了一句話，引起我重視了。她說劉姨，我媽媽在地獄，我一定先把我媽媽從地獄救出來，然後我再念佛求生淨土。我說不行，現在妳不求生淨土，妳現在沒有能力救妳媽。我說況且妳怎麼知道妳媽在地獄，誰告訴妳的？她說反正是我知道我媽在地獄，而且她還說了個十八層地獄。我不知道誰告訴她的，誰給她算的，還是怎麼的。所以我告訴大家，有事千萬別找這個瞧找那個看、那個算的，愈算愈糊塗。這個你說我怎麼問她？你說她怎麼知道她媽在十八層地獄？

有了這個印象，她就負擔非常重，她就想我在我往生之前，我一定先把我媽從十八層地獄救出來。甚至都說，我寧可這次我不去極樂世界，我也得去救我媽。你說孝不孝心？孝心吧。但是我明確告訴她，我說妳現在沒有這個能力，妳救不了妳媽。就是這麼說了以後，她一會她不說這個話題了，過了一會還是說這句話，「我必須得去救我媽」，非常非常固執。這時候我想糟了，就這個事肯定是她往生的障礙。因為什麼？這是她的一個心結，她心裡有個疙瘩，她這個結你要不給她解開，她就堅持她這個想法、這個做法：我就要去救我媽，不把我媽救出來，我不去極樂世界。後來我這樣跟她說，我說那樣吧，妳的任務就是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妳先去西方極樂世界，妳媽的事妳就不要管，妳媽的事歸我管了。

當我說這句話的時候，我心裡明明白白的知道，我這個話說大了，我這個事也做大了，它是個什麼樣的後果我自己也知道。為什麼我知道這個後果，我還要這樣說，還要這樣做？因為如果我不說、我不做，她這個障礙她掃除不掉，掃除不掉她就去不了西方極樂

世界，因為她自己就沒有信心了。所以我必須得說，我知道後果對我不利我也得說，我也得做。在那種時候，對於我來說別無選擇，就豁出去了。說了以後她挺開心，當時她丈夫在一邊，也勸她，說妳看，劉姨都說了，咱媽的事劉姨包了，由她去辦，妳就放心念佛求往生吧。這就是六月六號的中午。

從醫院出來是下午一、二點鐘，出來以後刁居士和我一頓發火，就在醫院裡就跟我發火了。她這麼說的，她說妳手伸那麼長幹啥？妳管她的事就行了，妳還去管她媽的事！就這麼說我。我說這種時候必須得管，你不管，她這個心結你怎麼給她解開？你解不開，你怎麼勸她念佛求往生？它是一道坎，我得讓她把這坎過去。我說為了讓她安心的求往生，我必須得這麼辦，我不能考慮這樣做對我有什麼不利的地方。可是這個事也偏偏它就湊巧，六月六號下午辦的這個事，六月七號早晨六點半，我就把胳膊摔到這種程度。這回更讓刁居士叨住了。早上我打電話，我告訴大雲說我摔了，胳膊摔斷了。她們，就是大雲、海玲和小刁她們三個一起來的，接我上醫院。一進屋，小刁就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的說我：怎麼樣？不聽勸！不讓妳管妳非得管，這回怎麼樣？摔成這樣，後悔不後悔？我說不後悔，為了眾生，別說我摔了一隻胳膊，就是這條命搭上，只要能救一個眾生我都覺得值了。這是我這麼說的，我也真這麼想的。後來證明這次我也沒白摔胳膊，我也做好事了，該得救的也得救了，這不值了嘛！

我這位同修，她不一心要見我嗎？我也滿她願，我也去見她了，而且我把師父給我的錢也給她一分，這些事我該做的我都做了。但是她沒有這個緣，不到半個月她就往生了，走得非常不好，不是一般的不好。因為我摔傷了我不就住院了麼，住院了我就囑咐小刁和大雲，我說千萬別說，妳要說了，她丈夫會傷心的。你看我劉姨

，為了來看我媳婦，摔成這個樣子。我說千萬保密，一個字都不可以透露，就妳們三個知道我摔傷這個事就行了。就這樣，所以他們誰都不知道我摔傷。頭四天我不就擱醫院坐著，端著胳膊念阿彌陀佛麼，不能用藥，等著人家醫生怎麼裁決，什麼時候給我做手術，能不能做，這個時候還不知道。結果就這個同修這電話就一個接一個的給大雲打，就是還要見劉姨。大雲說正擱床上躺著，端著個胳膊，這咋去見她？妳去不去？我說現在是不能去了，可能她就這個緣吧，如果是我胳膊不摔傷，或者不摔傷重到這種程度，她往生我會去現場送她的。但是她沒這個緣，你看，看完她這第二天就摔了，而且是這麼慘、這麼重。所以我就不能去。不能去她就不放手，就非得要見她劉姨。後來她丈夫就給她送到一個道場，就在那兒念佛，也是送她往生。

她為什麼往生走得不好？就是放不下。她放不下什麼？放不下丈夫。他們夫妻倆的感情特別好，我都沒聽說過能好到這個分上。那個好不是那種法緣的好，倆人都信佛、都念佛，就是凡夫俗子那種黏糊糊的好，我就這麼給它下的定義，你也離不開我，我也離不開你。就在那天下午我去見她，我坐在她的床邊，她拉著我的手，我跟她說這番話的時候，她的眼睛是一直瞅著她的丈夫。瞅著她丈夫，攥著我的手跟我說：劉姨，我可捨不得他，我不願意離開他。我一想糟了，媽媽那個我給妳擔著了，妳說妳丈夫這個怎麼辦？又一個障礙。

第三個障礙，她有一個六歲的小女兒，她放不下。這個人之常情，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事情已經是這樣，妳放也得放，不放也得放，是不是？如果是妳放不下，妳就不走，妳把妳姑娘養大了妳再走，咱也支持，但是不是那麼回事。因為我知道她最多不超過二十天，就這點時間了，這點時間你要不讓她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，就

沒戲了，沒希望了，多可惜！而且她表的態，說那個話，還願意去阿彌陀佛那兒。所以在這個例子裡我就覺得，心口不一真是不行，心裡想的，離不開丈夫、離不開女兒，不想離開這個人世；嘴裡說的，我要做劉姨妳送走的第八尊佛。差距多遠，說的和想的差距太大了，所以最後沒走好。

在這裡我也告訴大家，有人不迷信我麼，說劉老師送誰，誰去西方極樂世界。誤區！錯誤的認識，不是這樣的。我送過往生，我也參與過送往生，那些程序我都不會，我就知道念阿彌陀佛。我參與的這些個送往生的例子，有走得好的，有走得一般的，有走得不好的，哪個層次的都有。不是說我一去就打保票了，好像我去給發通行證似的，我一去，這手就拿到通往西方極樂世界的通行證了，這個理念是錯誤的。在這裡我告訴大家，不要迷信我，能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關鍵在於往生者的信願行是否具足，這三資糧你攢沒攢夠，你缺一個你都去不了。是助念，助念是幫助你念，起一個助一臂之力的作用，主要的還得靠這個往生者自己。當然了，往生的時候如果遇到好的因緣，那是件好事，會幫一點忙的，但是它不是起絕對主要作用。

所以我們每個同修，尤其是現在年齡稍微大一點的，當然黃泉路上無老少，如果是你把你往生的希望都寄託在別人身上，寄託在誰給你來送往生，錯了。你一定要把這個念力，自己明明白白，修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例子就是我姐，你就按著她那個標準走，你誰都不用，不用助念，是自在往生，活著往生。我姐為什麼後來同修們去助念？因為有人傳了，知道了。實際我早就知道我姐不需要助念，她自己也知道。後來同修們去了，你也不能給人家攆走，說我姐不用助念，你們都別來了，那不禮貌。實際上完全可以不用助念。幫助你是推你一把，你已經修成了，你自己都能辦得利利索

索的，幹嘛還用人再推你？是不是這個？這位同修她走得不好，我告訴你們她的原因就在於她放不下，放不下那幾點，所以她就沒走好。

後來她丈夫覺得非常後悔，說她沒有福報，遇到這麼好的機緣，結果走到這種程度。後來他送走她以後，她丈夫做了深刻的反思，給我寫了一個好幾頁的文字材料，反省、分析他愛人為什麼沒走好。剛才我說的這幾點他都點到了，除了這個以外，還有其他的原因，他反思出六條，他那上面給我寫的。他說佛菩薩特別慈悲，慈悲到極處了，給他愛人六次機會。六次機會！他都一條一條給我列，第一次是什麼機會，第二次是什麼機會，一共給我列了六條。她可惜就可惜在這兒，菩薩給了六次機會，用咱們老百姓的話說，給了她六次起死回生活命的機會，她都失掉了。第一次給了，結果好了以後，病好了，病好了以後就好了傷疤忘了疼，該咋辦咋辦了。佛菩薩又給了第二次機會，就這麼一次一次一次，這回她走這次是第六次，第六次就沒通過。有再一再二，沒有再三再四，所以第六次，你該走你就走吧，而且就走得這麼慘。

就這個事，所以說這個事，和我這個胳膊摔傷有沒有關係？實實在在告訴大家，不完全因為這個，這是其中的一個原因。因為什麼？我曾經發心過，我願代眾生苦，我和我姐我倆發心是一樣的。我姐得骨癌特別疼痛，我姐發心，願天下所有得骨癌的患者苦都集中在我一個人身上，我代眾生受苦，我姐就發的這個大願。我也發願，我願代眾生受苦，因為我心比較軟，我自己怎麼難、怎麼苦，我能挺著、我能扛著，我看不得別人難、別人苦。因為這個，我這次代這位同修遭這個罪、受這個苦是正常現象。

所以第一個題目，我給大家說的是「心中有大愛，永代眾生苦」。你要想代眾生苦，它前面那個前提你不要忘了，你得心中有大

愛。如果說我過去對眾生的愛是小愛、是中愛，通過這個事，我覺得這個愛提升了，提升到大愛。我記得我受傷以後，因為網上有很多同修知道消息以後，那就是我傷三個月以後了，很多同修非常關心我的情況，給我念佛迴向。我記得有一個叫「劉素雲吧」，那些吧友在網上有很多對我關心的話，我非常感激。他們就說，為什麼不知道劉老師的消息？誰知道劉老師現在的消息，能不能告訴我們一點點？就那種急迫的心情我能感受得到。後來我就給劉素雲吧的吧主寫了一封短信，簡要的說了一下我這個胳膊好到什麼程度了，告訴大家，轉告佛友們，不要再惦念我。我在那封信的最後，我記得我寫了一句話，「我愛虛空法界一切苦難眾生」，這是我內心的獨白，是我內心的真實寫照。

我受傷以後，沒有向香港佛陀教育協會報告，也沒有向師父他老人家報告。我不是有意識的要隱瞞這件事情，而是不想讓老人家和同修們為我擔心。因為當時摔到那麼種嚴重程度，它究竟能怎麼樣，能好，好到什麼程度，當時不知道，心裡沒有底數，但是我覺得不至於光榮犧牲。我後來跟大家開玩笑，我說今年六月份我要那次光榮犧牲了，你們再也看不著這老太太了。可能還沒到犧牲的時候，這不又活過來了！因為那時候沒和香港佛陀教育協會聯繫，當時發給我的那些個需要解答的信件，我沒辦法解答。我就跟大雲說，我說給協會發個短信，這個短信就一句話都可以了，就是「暫緩處理一切信件，原因待機另告」，待機就是等待機會。大雲說：劉姨，這個讓人家怎麼理解？待機是啥意思？我說待機就先緩著吧，啥時候有機會啥時候再告訴唄。她說，那人家這不得猜謎語嗎？我說那先猜著。第一次給香港佛陀教育協會短信就是這麼一句話。

過了一段時間，協會又有消息，給大雲發信還是電話追問，為什麼這麼長時間沒有劉老師的消息，劉老師怎麼了？就開始追問。

那時候我手術做完了，纏著大繃帶，在床上躺著養傷。大雲說：劉姨，這問的好像必須得回答了，怎麼回答？我說回答四句話，我就這樣說的，「近期少聯繫，原因有一二，何時有答案，彌陀來安排」，沒有洩露我受傷的消息。完了大雲說：劉姨，能不能稍稍透露一點？要不妳這純粹是謎語，你說怎麼還彌陀來安排？何時有答案，彌陀來安排。我說是呀！因為我不和協會聯繫原因有一二，一是因為我受傷了，我不能說；二，還有二、還有三，那都以後再說吧。什麼時候能向協會報告？那我就告訴你，彌陀來安排。我的意思就是啥時候好了，我能報告了，准許我報告了我就報告，那就阿彌陀佛安排吧。所以我第二次回的短信就這四句話，是謎語，我說這個謎語但願他們猜的時間長一點。猜的時間長一點，我這時間就多一點，我好養傷，我把傷養好了，我好給人家答案，你也不能老不給答案。我們幾個在一起，反正也都笑呵呵的，也都沒有什麼痛苦，怎麼悲傷、難過，就小刁沒大出息，哭了好幾回。大雲就是著急，這可咋辦？所以提醒我：劉姨，找師父，找師父幫妳吧。我說不用，師父告訴念阿彌陀佛，我就老實念阿彌陀佛。

所以，我受傷的三個月之內，就是沒有透露一點消息，協會也不知道，師父也不知道。大雲倒提醒我說能不能透露一點？我說現在不行，什麼時候能透露，看我胳膊恢復的情況再說。這個事就這麼下來了。三個月以後，就是我胳膊恢復的速度之快、情況之好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，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。你都不知道我手術的頭一天，人家讓我簽字，我兒子給我簽一個還不行，還得我親自簽一個。根本我就拿不了筆，現在我才知道，這拿不了筆、寫不出來字，不是有的老人臨往生之前，要給兒女們寫個遺囑，那個字歪歪扭扭、哆哆嗦嗦的，我現在我才知道，真寫不出來。我那個手拿筆就怎麼拿你都拿不住，那不是說寫字，我是畫字，畫字都沒

畫出來，都像那水波紋似的，我自己劉素雲三個字我一個不認識，那是我的簽名。

三個月以後，我這手就可以拿筆了，而且能把這個字寫成形了，反正是基本上連分析帶判斷再猜測能認出來。我就給師父寫了一封短信，我告訴大雲，原樣掃描傳過去，讓師父看，我胳膊好了，我能寫字了，拿這個做證明，我當時就是這個目的。我知道我那字寫得不好，但是我要是打字給傳過來，可能師父和同修們想，這劉老師胳膊真不行，你看連字都不能寫。所以我怎麼的也得自己寫。雖然那個短信我歇了好幾氣才把它寫完，但是終於我寫出來了，就那樣傳過來的。如果我要不傳那封短信，全國的同修誰都不知道；就是傳了這封短信之後，師父講經的時候提到我胳膊受傷的事，一下子全國就轟動了，網上就全都是問我受傷情況的信息。反正我也不看，我也不參與，我也不回答。最後就是反應太強烈了，我給劉素雲吧的吧主寫了一封短信，那是在我給師父寫信之後一段時間了。

這個事，就是我在這裡只能跟大家說，讓我非常感動，我從內心感恩這些關心我、愛戴我的佛友們，因為你們那個真心誠意，我內心能感受得到，我深深的感恩你們。除了這件事之外，我還非常感恩你們另一件事，就是網上或者吧裡的網友、吧友們，在我姐往生一週年之前，打佛七念佛、讀《無量壽經》給我姐迴向。我想我這當妹妹的我都沒想到，那麼多網友和吧友們把這個問題想到前面了，做了這件事，我都深深的感恩你們。現在可以告訴大家不用擔心了，受傷沒關係，也沒有光榮犧牲，這傷也好了。現在就是因為三塊鋼板擱裡面固定著，它有個角度，不能完全伸直，但是它不影響我，生活的任何細節都不影響。收拾屋、做飯、洗衣服這些事我都完全自己可以自理，不用別人幫忙，這個大家就放心吧，謝謝你

們對我的關心。

我說我這次受傷，可能是一次意外，也可能是一次必然，也可能是一次必須，我就是這麼理解的，所以我根本沒把它當個事。我自己認為這次受傷是件好事，不是件壞事，因為這六個月，實踐證明我境界提高了，這個我自己能感受得到的是我境界提高了。這是真話，不是假話，不是騙大家。為什麼說境界提高了？剛才我說，那個愛擴大了，由小愛和中愛到大愛。這個大愛，當你有大愛的心的時候，你自己感受到的那種欣慰、那種幸福，是用語言表達不出來的。儘管你自己遭了一點難，實際還沒受什麼苦，因為它不疼，它沒有苦。過去有同修說，我姐也告訴我，我姐說小雲，我是有病無痛，有病無苦、無痛。我說我現在這個受傷，確實是受傷無痛，它是真真實實的無痛，不是假的無痛。你說那麼大個傷口，又有三塊鋼板擱裡面，拿的鋼釘固定的，它要疼起來那我能忍受得了嗎？裝也裝不出來的，它真是沒疼。所以我說當你把自己拋開在外的時候，你那種痛苦它是不存在的，因為你的心沒住在傷上，沒住在疼上。而是欣喜，雖然我摔傷了，但是眾生得度了、得救了，你那種高興遠遠要超過你這個摔傷，真是這樣的。

所以說，心中有大愛，永代眾生苦，應該是我們每個學佛人，應該發心發願這樣做的事情，很正常，沒有什麼了不得的。不是說我境界怎麼高，我能發這個大願，你們就不能發，不是這樣的。你要發了這個大願，可能你自己的病也沒了、苦也沒了，誰給你安排好了？阿彌陀佛給你安排好了。這就是我這次受傷的親身體會。

下面再跟大家說說，心中有大愛，我舉個小例子，跟大家匯報匯報我今年助學的問題。因為什麼？不是我主動去助學，是澳洲的那位老菩薩，還有美國的那兩位老菩薩，他就信著我，他就盯上我，連著三年，每年到時候就把助學金寄到香港佛陀教育協會，然後

協會就給我轉過去。我是受人之託，代人助學。今年，正好助學那工夫我受傷，胳膊擱板掛著，就那個時候。因為我們有十二個孩子拿到了大學的錄取通知書，但是因為家庭困難，拿不出這個學費，非常可惜。沒有學費怎麼辦？有的就不念，考上大學也不能去念。後來有佛友在中間牽線，因為你得了解情況，你得弄準確，是真困難還是假困難，你得把錢送到真困難的孩子手裡去。因為有佛友很下功夫，就把這個事給我調查明白了，所以我就吊著一隻胳膊就去助學去了。

助學需要坐車，走一段路，大約是一個小時的車程，然後還有一段路，就往我們目的地有一段路就特別顛簸，那就是像路實際就沒有路了，顛簸。等快要到目的地的時候，就連這顛簸的路都沒有了。而且要過一條河，這個河上還沒有橋，你就得涉水過這個河，你才能到河的對岸去，孩子們就住在河的那岸。當時你說我這一隻胳膊，它也掌握不了平衡，怎麼過這個河？因為那河上面是水，下面就是稀泥，那個稀泥它是固定不住的，不像有沙子、有石頭，你腳可以踩實上它，你這個踩準了再邁那個。它這個稀泥是滑的，像那個苔蘚似的，你看著它挺平的，你一踩上，出溜給你出溜老遠。你兩個胳膊都好使，你可以用兩個胳膊掌平衡，我這一個胳膊沒法掌平衡，你說這河可咋過？

後來有個同修說我來幫妳，這幫我，你說這胳膊還不能碰。我那天去，我把板摘掉了，因為什麼？我嫌掛個板叫人一看，人說老太太你說都半殘廢了還跑出來，別叫人家覺得挺難過的。所以我就把吊的那個板沒掛著，我就擱家了。沒掛著怎麼辦？我就得用我這個胳膊托著，那就等於我兩胳膊都沒了，是不是？這個夾著，這個托著，兩手都用上了，你說這河咋過？這個佛友一說她幫助我，那就幫吧！現在我都想不出來，連拉帶拽帶摟帶抱帶抬，反正也不知

怎麼就把我鼓搗到河對岸去了，我就過了這個河。

過了這個河，我心裡挺高興，因為當時就忙乎這個事，你說本來就認為過不去這個河，現在我就過去了，我挺高興。我給你們說，我自己，這是我自己作的，我就自己作了一首詩。當時，因為都忙著過河、忙著發錢什麼的，我沒工夫跟他們說，等回家以後我跟他們學的，我說還有一首詩。這首詩咋說的？這就告訴你們，助人是太快樂了。說「獨臂老太婆」，不一個胳膊嗎？獨臂老太婆，「涉險過小河」，冒著危險，涉險過小河，「上面是流水，下面爛泥窩，河上沒有橋，這可怎麼過，胳膊不好使，平衡難掌握。佛友來幫忙，把我拽過河，過河回頭看，歡喜滿心窩。應了一句話，啥河不能過，艱難和困苦，都是考驗我」。你看，這詩怎麼樣，挺對路吧！就跟我當時過河那場景可合和了，就是那麼個場景。你看雖然是有點難度，但是你畢竟過去了，我要過不去，可能我後來會遺憾的；我過去了，我一點遺憾都沒有。

我一共去助學兩次，就是這麼吊著胳膊，繃著胳膊去助的，助了十二個孩子。看到他們拿到錢以後，他們臉上露出的那個笑容，就是好像把心放下了，我終於可以上大學了。就他那個心情我能體會到，可能我高興的心情都超過那孩子本人。因為當時不是胳膊摔壞了，實際按小刁和大雲的意思就不想讓我去，她們就代我去辦這件事。我說不行，我一定要親自到場，我一定要把孩子們的這個錢發到他們的手裡，我一定要見見孩子的家長，我還得囑咐他們兩句，給他們出點考題考考試，所以我就去了。後來就是過河過不去的時候，他們不說嘛，那妳就在河對岸，妳就擱車裡坐著等著，我們過河去發錢。我說那也不行，既然我來了，我一定自己親自去發。所以我就是這樣，兩次到這個地方去助學，去發的這個錢。

我現在就想跟大家說說，這個助學我有什麼感受，剛才我說的

是其中的一個感受，就是助學快樂，真是助學快樂。我助完了以後我心也踏實了，孩子們可以上學了，可以不耽誤他們報到，我自己特開心特開心，這是一個感受。再一個感受，我覺得愛是無界的。你看，這個錢是誰給的？是澳洲的一個老同修，美國的兩個老同修，給我的這個助學金。然後我拿著這個助學金去給孩子們發的助學金，你說這個愛是不是大愛？我特別感恩這幾位老菩薩，能為這些窮苦的孩子們做這件事情。有那麼一句話，叫「大愛遍宇宙，和平滿世界」，如果我們人人都獻出一點愛，這個世界該多麼美好。這是我另一個體會。

還有一個體會，就是我深深的感觸到孩子們的難，他們的窮、他們的苦。我上次去助學的時候，我想把我孫女帶上，我讓我孫女去見識見識，那些個孩子那個書是怎麼讀出來的。農村的孩子那麼艱難困苦，特別是有個孩子身患重病，一種病叫什麼病？叫布病，就是布衣服的這個布，布病，我頭一回聽說。這種病是怎麼一種病？就是養羊，羊的身上有那種菌，那種菌傳染給人，人就得這種病，就叫布病。他的反應就是全身無力，什麼活都不能幹，就失去勞動力。他們家是三口人，爸爸、媽媽，還有這個孩子，男孩子。他爸爸應該是八年前就得了這種布病，沒有錢治療，這個孩子和他媽媽是四年前得的這個病。那就是一家三口人全被傳染了，全都得了這個布病，你說這一家人的日子怎麼過？我特別讚歎的是這個孩子，正好他讀高中這三年、四年，就是他得病這個時間。這個孩子不但把高中讀下來了，而且成績優秀，考上相當好的大學。太難得了！你說這樣的孩子你能不幫他嗎？

所以這個孩子是我這一次助學給錢最多的一個，一萬元錢，這是最多的。因為我當時手裡的錢一共是將近八萬塊錢，可能是兩個老菩薩給我寄來的，換成人民幣以後是七萬多，不足八萬。反正每

次碰到這樣的問題，就是不足整數的，大雲都給我補齊，就補成整數，譬如說七萬多補成八萬，就是這樣的。當時，我們第一次計劃好像是按八個孩子計劃的，因為他們給我提供的名單，後來又漲了四個。你說你拿到名單以後，你看哪個你也捨不得給他拿掉，看哪個都困難，那就十二個吧。這個錢是固定的一個數，孩子漲了，人數多了，分的錢就少一點。這個孩子是最多的一個，是拿到了一萬塊錢。一開始我沒有給他一萬，一開始大家在一起，發的時候給他發了六千塊錢。這六千塊錢就是他繳學費的，因為他考學考得成績比較好，所以這六千塊錢就夠他繳學費的。

後來等中午我再回市內，在那邊吃飯的時候，中午我就跟小刁說，我說小刁，那個孩子六千塊錢不行。因為什麼？這六千塊錢只能解決他學費問題，解決不了他看病、治病的問題。因為我知道，說那個病有一種小藥片能治，而且那種藥片不是十分貴的，他們吃了一段時間非常見效。但是就那樣的小藥片，那麼便宜的藥片也吃不起，就把藥停了。我說這個孩子如果上大學以後他不吃這個藥，他可能四年大學他堅持不下來，太可惜了，還得給他留點看病的錢。我問大雲，我說大雲，看看手裡還有多少錢？大雲說還有一點。我說能不能給他四千？這樣這個孩子，六千是學費，四千是給他看病的錢。後來大雲說可以，就把這四千塊錢拿出來。因為當時我們已經從他們住的那個地方回過來，沒到哈爾濱，是在他們附近的一個縣城，在那裡吃中午飯。後來我就讓同修給那孩子打個電話，我說你要掛通了，我親自跟他說。後來真掛通了，我就跟那孩子說，我說孩子，我託人又給你捎回去四千塊錢，這四千塊錢給你治病的。你一定要堅持把那個藥片吃，如果你不吃，這四年你堅持不下來，太可惜了。我說聽不聽話？你不要把這錢當作別的用處。他說奶奶，我知道了，我按妳的要求去辦。所以這個孩子是給了一萬塊錢

。其他那幾個孩子有給八千的，有給七千的，有給六千的，數目不等，根據他們考的學校、所要繳的學費的數目這麼給的，最少的大概是六千塊錢。

還有一分是一家姐倆，他姐姐是前年考上大學的，考到我們黑龍江大學，當時也是因為上不起。就是那是我第一次去助學，這個小女孩就是受我們助學的其中的一個學生。今年她弟弟又考上大學了，你看，一個女孩正上大學，一個男孩今年又考上，兩人肯定不能一起上，一個都供不起，這倆咋辦？我估計就可能要麼女孩輟學，倒給男孩，讓男孩去上，要麼就男孩今年考上，男孩不去，可能只有這麼安排。後來我聽說以後，我說不行，兩個都供，今年我們又給她弟弟發了一分助學金，所以現在就是這個女孩、這個男孩都在上大學。你說這樣的事，當你給它辦了以後，你那個心，就好像一口氣鬆下來，心裡踏實了。你說這樣的事如果要不辦，假如說供這個女孩不供這男孩，或者供男孩不供女孩，我總覺得我心裡是一塊心病似的。總覺得你看那孩子，奮鬥了這麼多年，能夠從農村考到大學來多不容易，因為沒有錢就上不起，真是太可惜、太可惜了！

我做完這件事以後我就想，我家孫女在上學，我覺得我們家就屬於中檔的生活水平，你要上這些孩子那去看，我家這就是天堂。所以我特別想帶我孫女去看一看，看看人家這孩子是在一種什麼環境下，怎麼學出來的。咱家孩子這不是在福中嗎？太幸福了，什麼也不缺她的，什麼也不少她的。如果和大富大貴的人家比，咱們比不上，沒法比，但是她上學這一套基本還是給她保證了。所以我說，我們不要忘記身邊還有好多好多需要我們幫助的人，他們那種困苦，有的人曾經有這樣的理念說，他苦是他應該的，他前輩子沒做好事，他這輩子就應該窮。是不是這個道理？有那麼一點道理，因

果嘛，咱們佛門講因果。但是就從現實當中來，他的因果應該由他負，但是如果我們能幫他一把，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。如果你就認為他活該，他就該受窮，我覺得這個說法是不是也有點太過了？所以，我還是主張幫的。

但是有一條我在這兒說明白，你們可別聽了我這一段，全國各地的佛友呼呼的給我寄款，劉老師妳拿我們錢去助學。我一個不收，我不沾錢的邊。因為這三位老菩薩我是實在推託不掉，又是外國的，人家把錢年年按時寄來，我就受他們之託，代他們去做這件事。我記得我今年去助學的時候，佛友有啊，說老師，我們這兒還有錢，都擱在一起吧。我說不行，你們願意助你們去助去，助誰我也不管，我說別和我這個錢摻乎在一起，我就助這些錢的。所以你們聽了以後千萬也別問我：劉老師，我們也參與參與，也把錢郵到妳那兒去，妳一起給我們助吧！我一個也不收。你們該怎麼做你們自己去做，需要的地方多著了，不一定非得通過我來做才好。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大題，代眾生苦，順便說一說這個代眾生苦本身也包括你幫助眾生，實際也是代他苦，是不是？如果他這孩子上不了學，他心中那個苦有多麼苦；他上學了，你不等於把他這苦也給他減輕了嗎？

第二大題想說一說「弘揚無量壽，勸念阿彌陀」。「諸佛所以興出世，唯說彌陀本願海」，這句話大家都知道，是善導大師說的。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什麼？是說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以佛身出現在這個世間，眾生應以佛身得度，則以佛身來度化。這一切諸佛示現的是佛身到這個世間來，來這個世間幹什麼？來度化眾生。用什麼方法度化眾生？唯說彌陀本願海。彌陀本願海的核心是什麼？這是我聽《無量壽經》的一點點體會，我覺得彌陀本願海的核心就是《無量壽經》；這就是諸佛來到這個世間來說本願海，就是來說《無

量壽經》的。所有的經教全都包含在《無量壽經》裡，顯、密、淨、禪，統統都在這部經裡，一個都不缺。

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經，說什麼？就是說的《無量壽經》。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，往哪指？就是指到《無量壽經》上。我們能不能理解這個？如果有的同修還問我：劉老師，我讀《無量壽經》好不好？多次有人這樣問，我說好！有人說我讀這部經好不好？好。真好，哪部經都好。現在我說這句話你聽懂了，以後你不會問我這個問題了。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，指的就這一個地方，什麼地方？《無量壽經》。你聽明白了，你還需要問嗎？你要是再問，我還是回答你好。這個也是真，《無量壽經》好，《地藏經》好，《金剛經》好，哪個經都好，都是釋迦牟尼佛留下來的。那就是說，你的根性是什麼，你今生的目標是什麼，你要選擇什麼經，那是因緣的問題，因緣不同。不能一概而論，說我這樣，你也必須這樣，他也必須這樣。我向大家介紹，我就介紹《無量壽經》，因為我選擇了《無量壽經》。我不能這面我讀《無量壽經》、聽《無量壽經》，我給你們介紹別的，那我說不出理。人家要問說劉老師，為啥妳讀《無量壽經》？那我怎麼說？

所以我說，我是把《無量壽經》和阿彌陀佛這句佛號的殊勝，我一定要如實的介紹給一切有緣眾生，兩個字有緣。我介紹了，有緣你就聽進去，聽明白了；我介紹了，你沒有緣，你就沒聽明白，就是這麼回事。我是面對大家說的，不是對哪個人說的，那就看你的因緣怎麼樣了。你想想，我說阿彌陀佛四個字是尖，頂尖，再往上沒有了，你說這個頂尖不是最高的了嗎？你說阿彌陀佛四個字我不放心，太少了，就叨咕那四個字就能成佛？你不是有點懷疑嗎？那你就再加一點，是不是？四十八願。阿彌陀佛這一句佛號，這四個字展開了就是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。你要對阿彌陀佛這四個字

有點懷疑，不太放心，你就再看、讀、聽四十八願。四十八願還不行，那能夠嗎？你不是貪多嗎？我再給你加一點，那你就看整個的《無量壽經》、聽《無量壽經》。說《無量壽經》我還不放心，那你就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就是這樣的。

我給你說這順序：阿彌陀佛展開是四十八願，四十八願展開是《無量壽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展開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《華嚴經》再展開就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法。那你就選，反正我告訴你，阿彌陀佛四個字最好使，《無量壽經》就是你今生一生成佛的第一經。一生成佛，其他任何經不能保證你一生成佛，只有《無量壽經》這部經。而且末法九千年眾生有依有靠，靠什麼得度？就靠這部經，信不信就由你了。

我們現在是身處亂世，在這個時候，如果咱們沒有定力，看不清前方的路，你就選擇不了正確的路，可能你今生就空過了，你就來到這個人世間白溜達一回，是不是？和佛菩薩結結善緣，因為你知道有個阿彌陀佛，你也知道念阿彌陀佛。只能結個善緣，你今生成就不了。所以說，你要想得到念佛三昧，得到開啟智慧，你就老老实實的持誦《無量壽經》、念阿彌陀佛就好了。我建議年紀相對來說大一點的老菩薩們，你們可以放下經教，可以不讀，可以不聽，就是一句阿彌陀佛綿綿密密、密密綿綿的念下去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們真能做到這一點，到時候你往生不了極樂世界，說我們聽劉老師說的，就念阿彌陀佛就行。但是我可告訴你，綿綿密密，像鍋漏匠那樣念，你肯定去極樂世界。我這裡是說的年齡稍大一點的，因為畢竟是年齡大一點的，時間相對少一些，就把精力完全集中在這四個字上。一定會像鍋漏匠一樣，念它個一年二年、三年兩載，咱也別說站著往生，也別說坐著往生，也別說吉祥臥往生，這都是相。咱能夠預知時至，明明白白的、樂樂呵呵的，就像我姐那樣，最

後給大家留下的是一個燦爛的笑容，這就妥了。可不可以這樣？咱們每個人都試一試。你試吧，好像信心還不太足，你就堅定的相信就這樣做一定行。

淨空老法師從二〇一〇年開始啟講《大經解演義》，接下來之後又講《大經科註》，現在應該說是第三次講演《大經科註》。老法師現在給我們做的什麼樣子？就是說，剩下不管還有多少時間，老法師就講這一部經，其他的任何經教都放下，都不講了。以講一部經、念阿彌陀佛佛號，師父這不在給我們表法嗎？師父要說就這樣他去不了極樂世界，他老人家幹啥？所以師父在前面給我們領路，讀《無量壽經》、聽《無量壽經》、念阿彌陀佛，我們就消消停停的把心放在肚子裡，踏踏實實的跟師父走，絕對是沒有錯的。你還瞎操什麼心，到處去找、到處去求。這叫師父在給我們以身示法，哪個示？表示的示。用他的身體力行在給我們演，演給我們看，就像演節目似的，不光有講，有台詞，還得做出來，師父現在不是又在講、又在做嗎？因為覺悟的人，他覺悟之後只有一個使命、一個任務，那就是教學。如果你覺悟了，你不去教學，你顧你自己，那就錯了；錯了，你就沒覺悟，實際上沒真正的覺悟。老法師說，覺悟之後就一件事情，除這個事情之外沒有其他任何事情。我們想想，半個多世紀以來，老法師做的就是這麼一件事情，其他的別無他事。這已經給我們做了，我們已經看明白了。

我從二〇〇〇年開始聽師父講《無量壽經》、念阿彌陀佛，到現在十三個年頭，從來沒有換過題目，也沒有想過要換題目，連念頭都沒起過。看來這佛菩薩對我的加持力挺大，定住了，不管別人說啥，我也這麼辦。昨天我不說嗎？因為有人說，讀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不對，反對我做這個；第二個，反對我接近老法師；第三，反對我到香港來和同修們交流。昨天我態度非常堅定，我說其他的

事情我都可以恆順，快樂的恆順也好，痛苦的恆順也好，我都可以恆順，唯獨這三件事，一件不能恆順。你們也放心，不用勸我改這個、改那個，誰也勸不動我。因為什麼？我知道我的心和阿彌陀佛的心是一樣的。阿彌陀佛的心是什麼心？普度眾生的心。如果說我沒有這個心，十三年前我該走了；說白了，十三年前我就應該死了。我為什麼沒死？我自己總結的，就是阿彌陀佛把我留下來的。

那個時候連我自己都沒有覺得我能活，我都準備走了，沒走，那我就得琢磨琢磨。別人也問我，妳為什麼能活過來？因為我同學說我創造兩奇蹟，一個醫學奇蹟，一個生命奇蹟。不該活的你活了，不該好的你好了，甚至說不該漂亮你愈來愈漂亮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愈來愈年齡愈大，你說都七十來歲的人，我同學還誇我。他有一年、兩年也見不著我，見著說：素雲，妳怎麼變得愈來愈漂亮了！我說可能我在你眼裡我漂亮。我們這同學，這還是個男同學，還不是女同學。我訓他話：你小心點，別讓我老伴子聽住。開玩笑。真是這樣的，我自己覺得我的心態愈來愈年輕。我的相貌，我不能說我愈來愈漂亮，我很少照鏡子，現在有時候聽同修們說，我回家也照照鏡子。我覺得不像他們說的那麼漂亮、年輕什麼的，反正我覺得不太難看，還行，看得過眼去，我自己就這種感受。

還有個我自己的感受是什麼？就是說過去我有點著急，我想把我知道的好的東西都倒給大家，我所受益的東西我也說給大家聽，我希望你們也都受益。但是有的人家不搭理我，或者是人家還排斥我。我當時不生氣，但是我有點著急，這可怎麼辦？這可怎麼辦？我挨批評的時候，不是批評我其中一條嗎？她老說時間不夠了，到底怎麼回事？我現在我還這麼說，時間不多！你就從你自己來說，你自己這個肉身有多長時間？你能活過一百歲？反正我沒那個想法，我是隨時等著阿彌陀佛招手，一招手我就回家了。你說我說時間

很短了、不夠了、很緊迫，有什麼不對的？你非得往別的上分析、去想，我沒那個念頭，你分析的、你想的那是你的念頭，對不對？我也管不著你，你也管不著我，你也別說妳不能這麼說，我該說我還得說。

譬如說有的同修給我舉了一個例子，就是我說咱們要隨緣，有些個同修們不理解，他做出了一些過格的事，咱們應該怎麼樣來應對？就不要著急，等著唄。我姐那天告訴我那一串話裡，其中不有一個嘛，緣不成熟先等著。這個我心裡就有底了，我就不著急了。有個同修跟我說，他拿著師父的光碟、我的光碟到某個地方去發放，可能初一、十五什麼節日，他就拿去發去。但是人家有人攔那看著，不讓發師父我倆的光碟，發現以後人就搶，搶了都給你踩碎它。這個同修他心疼，他捨不得，他就跟人家搶。你說那面往那面搶，這面往這面搶；那面是一邊搶一邊拿腳踩，這面就一邊搶一邊往懷裡揣，你說那是個什麼場面？他就跟我學，學的時候都眼淚汪汪的。我說你錯了！

我說一錯，你自找麻煩，人家那個地方不歡迎師父我倆的光碟，你為什麼非得拿那地方去發去？他說那地方人多。我說你要不聽我勸，那你就去吧。我說再說你跟人搶啥？他說那劉姐，要攔妳咋處理？我說他要來，不等他搶，他不是要麼，我都給他送去；他要踩，你踩我幫著你踩行不行？你不要讓他心煩，不讓他煩惱，咱們不要上那個地方去發。另外人家要搶，你就給人家就完了，他願意怎麼處理就處理，他是毀燒掉還是踩碎它，那就是他的事。我這個同修還挺好心：劉姐，那他擔不擔因果？我說你操那麼多心幹啥！他擔不擔因果是他的事，他的因果不由你擔，就完了唄。

所以咱們日常生活中會遇到好多好多的事，我們都不會處理，就覺得我這麼處理是對的。你看我這個同修，他說的有沒有理：那

麼好的光碟，我哪捨得讓他踩碎，所以我就往回搶。你看，從他那個角度他說的也沒毛病，但是從我這個角度，得幫他分析怎麼做是對的。你不去那地方發，就沒有這麻煩，你既然去了，人家要搶，你就給他，不就也沒有後面這麻煩嗎？他說，我回來傷心了好幾天，那麼多光碟，那麼好，讓他給我搶去了。我說你以後還去不去？他說，我就跟他勁上了，下把我還去，下把我再去我就專門找他，我看他擱哪站著，我上他跟前發去。我說你這，咋我愈說你還愈來勁？他說我生氣。我說你生氣就錯了。

所以老法師告訴我們什麼？說緣成熟了你就去做，你不做你對不起眾生，這是第一個。說有緣，他緣不成熟，你不要勉強去做，第二個層次。有緣，但是緣還沒成熟，你不要急著去做，不要勉強去做，這是第二個層次。第三個層次，沒緣，沒緣不要去做，不要給自己惹煩惱，也不要給對方惹煩惱。不是說菩薩所在之處，不讓任何眾生生煩惱嗎？你這句話你聽懂沒有？你這麼做，不但你自己煩惱，人家對方也一定煩惱。你是菩薩，你要想當佛、當菩薩，不做這樣的傻事。就是能讓眾生生煩惱的事，佛菩薩絕對不會去做的。老法師告訴我們，如果我們這件事不做他歡喜，那我們就不做。你覺得這事我應該做，但是我做了人家不歡喜，就這個原則要掌握準，不歡喜，咱不做，雖然是為大眾的，你也要掌握這個原則。如果做了他歡喜，那我們要堅決的去做。你看眾生歡喜，眾生歡喜我們就去做，他不歡喜我們就不去做。

譬如說，還舉我身邊大雲和小刁的例子，雖然有人跟我說，妳以後講課的時候不要提誰誰名字，你不提名字怎麼能說明白？我又給大家出謎語猜呀，沒有什麼不可以說的。譬如說她倆在我身邊，我為什麼堅決的把她倆攆走？就是一個是上回我說了，讓她們斷情執，別和我在一起時間長了，感情深了，這個執也就出來了，這是

我的一個目的。再一個目的，因為有人不喜歡她倆，一開始一股風刮，一股風刮，我都知道；她們倆有的知道，有的不知道，我不跟她倆說。後來就發展到搞人身攻擊，說的那個事，就是說實在的，叫我都受不了。我就因為這個事，跟我說的那個，我都跟他激了，我覺得太過了。所以我就那樣想，我不能因為我，讓她倆被人家這麼攻擊，這是我讓她倆離開我的第二個原因。我就想，你們不是不高興她們倆在我跟前嗎？那好，我讓她們倆走，滿你們的願，這樣你們還煩惱嗎？還攻擊嗎？所以就這樣定了。

定了以後，她倆離開我大約有多長時間，兩個多月，三個來月？三個來月，就是我在哈爾濱見佛友，當時他們就提出來，說不方便。我說什麼不方便？說以前因為有她倆在妳跟前，我們還有個跑腿學舌、傳達信息的一個人。現在她倆都不在妳身邊，因為我沒有手機，他們也不知道我住哪，根本就連我影都叨不著，所以這回覺得彆扭了。就是我來這兒之前，也就是上個月的十一月二十一號，我記得特清楚，因為那天是我姐往生一週年；恰恰有個佛友叫小鳳，她也往生一週年。她往生之前，我去看過她，她媽沒見著我，就說我姑娘走的時候，劉老師來我沒看著，現在是往生一週年，能不能讓劉老師來？最後來我見見，念念佛。後來同修跟我說了以後我就去了。我怎麼知道的？沒有人中間傳信我能知道嗎？還是大雲和小刁給我傳的信，他們還有人去找她倆。實在沒辦法，憋住了。後來她倆跟我說，我說去吧，完了去了。就這把我去了，什麼場面？強烈呼籲要求讓她倆重新回到我的身邊。

因為當時我跟他們說了，我說這回我這個決心真是下定了。說實在的，就那句話我沒說出來：真是讓你們把我逼到絕路上去。我說你們知道嗎？我從院裡出來那一個多月，我艱難到什麼程度？為什麼小刁能哭天抹淚的？她看我太難了。她說大姐，能不能讓妳胳膊

膊好一點我們再離開？我說不行，必須得離，我出院的第二天，堅決的不可以上我這兒來。你說那種情況，她心能不難受嗎？後來這不是二、三個月，她倆也見不著我，我不讓去，那些個同修們就更見不著我。他們有些個難事想跟我說說，讓我幫幫忙，沒人給他們傳達消息。所以這次就強烈呼籲，讓她倆回到我身邊。

因為我跟他們說了，我說你們看沒看著，實際上你們出難題是給誰出的？是給我出的。譬如說下次我再去香港見師父，我就獨來獨往，沒有人陪著我，小刁不能陪，大雲不能陪，別人我不想讓他們陪，我真是這麼說的，我說那就是我自己了。我說我自己去，我自己掂量掂量，有沒有難處？有難處。第一個難處，我不會使手機。我說就是你把我送到飛機上，我坐飛機飛到深圳，我下了飛機往哪面走我跟大溜，我不至於丟了。但是我怎麼和接我的同修們聯繫？我沒有手機，我不會使，你給我拿個手機也白費，擺設。我說這個難不難？你們都知道我上哪我是哪也找不著的，不知道東南西北。你說你們是給我出難題，還是給她們倆出難題？這回有些同修想明白了，服氣了。這回如果不是經歷這一次他們強烈呼籲讓她們倆在我身邊，而且說：劉老師，妳要是去香港，千萬千萬不能妳一個人去，我們都不放心。我心話，你們不放心，你們都不知道，不設身處地為我想想，我難到什麼程度。這回因為難到可以說都難到登峰造極的地步，我十三年前得那種絕症病，我都沒像這次胳膊摔傷這麼難。因為那時候我自己能伺候我自己，我能照顧我自己，不像我這次，我出院以後躺床上，我都起不來床。旁邊沒有人，我老伴住一個屋，自己住一個屋，我怎麼起床就得我自己琢磨。想辦法多鋪床單，抓著床單悠，說不定哪下悠對勁了把我自己悠起來了。我就是這麼熬過來的。

所以這回我就跟大家說，就是說我能滿大家的願，滿了大家的

願以後，它的結果是什麼，你們考慮了嗎？這回實踐證明了，我那個決定，如果我仍然堅持小刁和大雲不可以再到我身邊來，這就繼續是個麻煩事兒。因為在我這兒我沒有起一個念頭說我換人，把她倆打發走了我再換一個，再換倆，這個念頭是一點沒有。所以只有我老根一個，獨來獨往，獨行僧。你說如果這次我就設想，這次我真的自己來香港，我不知道我們香港的同修會怎麼想，香港佛陀教育協會會怎麼想？我跟他們說了，我見他們的時候說了，我說我自己去香港我都想像了，如果香港佛陀教育協會這樣說，說黑龍江有沒有人？哈爾濱有沒有人？就這麼一個劉老師，能不能護持？不護持說話，我們派人護持。我說你們臉往哪擱？你們想我說的是不是真話？真是這樣的。如果這次我自己一個人來香港，佛陀教育協會同修能不問我嗎？劉老師妳怎麼自己來了？我说不說實話？我必須得說實話。

我跟大家說的這些事實，你們設身處地想一想，怎麼辦是對的，怎麼辦是錯的。不要從自身的那個考慮，我怎麼的、我怎麼的，我瞧不上她，我不得意她，我不喜歡她，你不喜歡的多了！既然你不喜歡，我現在只好就這麼說，你就先不喜歡著吧，啥時候喜歡再說。反正你不喜歡她，你有這個念頭，今生你去不了極樂世界；你只有都喜歡了，眾生都是佛，在你眼睛裡都是平等的，你才能去極樂世界。你自己掂量掂量，哪個大、哪個小，哪個輕、哪個重。你說就這一點都看不明白，有的時候我都覺得挺悲哀。

我從二〇一〇年四月四號見到老法師到現在是第七次，我在家裡說了一句話，我在這不能學，學了這小刁又是個心事了。昨天早晨在外面又給我解釋這句話，我都沒搭理她，她願說說去唄，又往心裡去了。實際我說那話是怎麼回事？你讓我現在給你解釋我也解釋不出來，它就不由自主的說出來的，那不是我編的，但是她又當

個心事了。所以我是這樣想的，什麼事都不要去琢磨，不要去想。人家不是說不可思議嗎？思不就是想，議不就是說，你老不念阿彌陀佛，老不想阿彌陀佛，老思議我劉大姐，要不以後妳就拿繩拴著，拿手牽著我，省得劉大姐跑了。你說怎麼辦？人家對我好不好？好，就能好到這個分上，還成天提心吊膽的，用不著！說實在的，如果我該走了，你就拿鎖頭也鎖不住我。誰力量大？阿彌陀佛力量大，阿彌陀佛一招手，我坐上蓮花我就回家了，你還想把我拉住？拉不住。今天中午又跟我說了一套，我一聲沒吱。跟前坐著，是不是這麼說的？劉大姐，這回我想通了，妳往生我不攔妳，妳往生完了我也往生，我跟著妳去。今天中午人又得出一個新的理念，這兩天可能攔師父這屋睡覺睡出智慧出來了，整了這麼一套出來。

因為我見了這麼多次師父，我決心向師父學習，那我就一定要有實際行動。第一個實際行動是什麼？沒啥說的，今生我必須成佛，我不成佛，我對不起師父。你別往大了說，對不起釋迦牟尼佛，對不起阿彌陀佛，對不起觀音菩薩，我對不起師父。我見了七次了現在，以後再見幾次我不知道。你說師父這麼提溜著我，我今生我成就不了，我能對得起師父嗎？我也對不起全國廣大的同修們，我知道你們對我寄託太大的希望，我好像現在都成了大家的太陽和星星似的。你說有的同修真是的，在網上說那些話，真是掏心掏肺說出來的，讓我一看到我特激動特激動的。劉素雲有何德何能，讓這麼多佛友這麼相信妳，有的同修說那話真是太感人太感人了。所以我這一生我必須得成就自己，而且一定能成就，這是第一個行動。

第二個行動，弘揚無量壽，勸念阿彌陀，這就是我餘生的唯一的一件事，我跟師父一致。就是這一件事，沒有第二件事，其他的任何事情和我一點關係沒有。我下面需要做的就是繼續閉門謝客，潛心聽經念佛。我希望同修們聽明白、聽清楚，不要再非得要見劉

老師。你想就這麼一個老太太，長相你們也看了，醜也好、漂亮也好，你們還沒看夠嗎？我這次又講了這麼十來個小時，光碟一發出去，你願意看多長時間你就看多長時間，天天對著看，就像我天天聽師父講經似的。我就沒有你們這個想法，我一定要去師父面前見師父，我沒有那麼想法。我想這不天天見嗎？師父說的你聽得清清楚楚嗎？說實在的，我坐這兒講的，比我們面對著，你到我那兒去，或者我到你那去說的要多得多。因為啥？在這兒我講是受佛力加持，面對面嘮嗑，有的可能就是我自己的東西，它沒有這個力度。你聽我這些還聽不夠嗎？一遍聽不夠兩遍，兩遍聽不夠十遍，你願意看老太太你就看著，願意聽你就聽著，你說多好！你非得往我，想呼我，想看我，幹什麼呀！我告訴你，這回完了以後，大家一定把想我的那個念頭打掉，好好念阿彌陀佛，那是你應該做的，也是我的願望。

我今天本來這堂課應該是我來香港的最後一堂課，這是第五節，可能大概還不行，還不行我就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了。因為啥？我在家裡讓我準備的這些講稿、提綱我都講完了。我要是再講啥，那我就啥都沒有，我就沒有什麼講稿，也沒有什麼提綱了。至於下一步怎麼辦，阿彌陀佛指示來了再說，真是就這樣。今天因為當時準備的時候是最後一節課，佛菩薩可能就慈悲，就安排我最後一節課給大家留十八首偈頌結緣，供養同修們。我當時我一想，每次不都是一二首、二三首，最後怎麼來個十八首？那就記吧，所以我就把十八首記錄下來。下面我就來給大家讀這十八首偈頌。

「有緣來相聚，無緣各自行，萬法歸一處，必定是極樂」。這是第一首。就是有緣的咱們這就相聚，沒緣的就各走各的，就這個意思，按字面解釋應該是的。萬法歸一處，不管佛家也好、道家也好、儒家也好，哪個法門也好，萬法歸一處。萬法，所有的法它都

是一樣的，沒高沒下，最後的歸宿必定是極樂。你說聽了這個，我們還有啥爭呀奪呀，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的？我是誰都服，我服了。

第二首，「紅塵滾滾，惡浪滔天，飲苦食毒，多災多難。迷惑眾生，視而不見，六道輪迴，實在可憐」。這就我們現實，現在我們是不是飲苦食毒？三千年前，佛就說末法眾生是飲苦食毒，我們現在都切身感受到了吧！你現在飲的是不是苦？食的是不是毒？還有什麼沒有毒？空氣都有毒，你說將來怎麼活？六道輪迴可不可憐？你還捨不得離開嗎？這是第二首。

第三首，「發願弘淨土，前面有險阻，坦然去面對，度眾得離苦」。

第四首，「菩薩心量大，師為我表法，笑對千夫指，帶眾早回家」。師父心量大，他給我表法，告訴我笑對千夫指，帶眾早回家。我估計這首是給我的，有時候因為經常遇到一些挫折，所以師父就告訴我，要笑對千夫指。

第五首，「諸佛唯說一乘法，實在無二亦無三，看破放下能契入，諸法實相無所有」。這個給我的感覺就是比較深，你得仔細去看，多讀，可能不知道什麼時候你就恍然大悟，就明白它的意思了。就是法法平等。

第六首，「自心無所執，無智亦無得，自身斷疑網，真智自然生」。就是你自己的心裡沒有什麼執著的，你就無智亦無得。什麼意思，大家體悟。自身斷疑網，這個疑是大害，你如果把疑斷了，你的真智自然生，你真實的智慧自然它就出來，就這個意思。這是前六首。

第七首，「無所得者名為慧，有所得者謂無明，放下分別與執著，你就證得無所得」。要按字面，我們凡夫可能想，無所得就啥

也沒叨著，無所得，啥也沒得著。實際上是無所得者無所不得，它是這麼的。你要想真智慧顯現現前，你就證這個無所得，因為什麼？自性裡什麼都有，你為什麼非得找自性之外那個東西？

第八首，「諸佛祕藏，本來具足，密在哪裡？密在汝邊」。這個密在汝邊，咱們師父前些日子講經的時候講過這一段。密在汝邊那個汝就是你的意思，三點水加女的那個汝。說諸佛的祕藏咱們總說密，實際有沒有密？沒有密。不是佛把那個祕密藏起來，不讓眾生知道，不是。如果那樣，佛菩薩不就自私了，自私能是佛菩薩嗎？自私的是凡夫。所以佛沒有祕密。為什麼說祕藏？就是我們凡夫不懂，不認識、不明白。所以那個密是在我們自身，我們不懂它才密，你懂了不就無密了？上午我講什麼祕訣，我說祕訣，那是祕嗎？我都告訴大家怎麼回事，哪點有祕？你要不理解，在你那它就是祕訣，我跟大家說的不是祕訣，是公開的。所以這個偈子你再琢磨琢磨。我告訴大家琢磨又說錯了，琢磨不出來，是不是？只能是慢慢的去體悟。諸佛祕藏，本來具足，密在哪裡？密在汝邊。

下一首是「無所知者，無所不知，無所得者，無所不得。無所證者，無所不證，悟門開啟，原來如此」，好像繞口令一樣。無所知者，無所不知，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，是這個意思。無所得者，無所不得，就像剛才那首偈子開頭那句，我不就這樣給大家解釋的嗎？你覺得你好像啥沒得到，其實啥你都得到了。無所證者，無所不證，你覺得你沒證出啥來，你定力有了，智慧一現前，你所有東西你都證了。為什麼？悟門開啟，原來如此。因為那個門，那個金鑰匙你拿到了，悟門被你打開了，開開門一看，原來都在門裡邊，原來如此。就我跟大家說的，這麼多寶貝，原來我自己的倉庫裡都有，我原來到各處去跑、去求、去找去，真是冒傻氣。真是，如果你悟門沒打開，它是鎖著的，你不知道你有什麼，所以你就東跑西

顛去求；當你知道你什麼都不缺的時候，讓你去跑、去求你也不去了。

下一首，「無礙智慧無有邊，善解眾生三世事，無礙智慧無需求，自性裡邊全都有」。無礙，就是妨礙的礙，無礙。無礙智慧無有邊，是沒有邊際的。善解眾生三世事，世就是世界那個世，三世的世。是眾生所有的事，那個智慧裡，你智慧門一開你就全知道了。有的羨慕人家，他怎麼知道過去的事，他怎麼知道未來的事。實際一點不密，一點不奇怪，你也知道，只不過你現在迷著，你暫時不知道。就像我第一次第一講的時候，那字給我拿水洩了，泛著波紋，你說我咋看？我看不著。我戴上眼鏡，我眼鏡兩個鏡片是給我濛著的，我一個字我也看不著，所以第一講不是講砸鍋了嗎？語無倫次，前言不搭後語，所以第一講就報廢了。就是這麼一回事，就是無礙智慧無需求，你不用去求去，你看咱把問題解決了，我這五節課我覺得講得挺順溜的，沒有什麼障礙了。自性裡邊全都有，就是你和你的自性合拍了，就一切都順了。

下一首是「二諦一切法，通達無不知，真實如來藏，盡在佛眼中」。這個二諦，言字旁攔個皇帝那個帝，二諦，在這裡就指什麼？那天刁居士問我。最近師父講的，考考你們，回去看看這二諦啥意思。

下一個，「自性第一義，中道為最高，覺了取中道，迷時走二邊」。每個人都能對上號，這個。自性是第一，我們找不著這個自性，所以就到外面去找。第二句，中道為最高，師父講經的時候不老勸導大家，一定要走中道。過去我記著文化大革命的時候，那時候正好我教課，當語文老師，講中庸之道。中庸之道是我給學生講課批判的對象，批中庸之道，現在才明白批錯了，中庸之道是正確的。你覺悟了，自然你就走中間那個道；你要迷的時候，你一定走

兩邊。過去一聽什麼左傾、右傾，我們大家是不是都犯這個錯誤？一會偏左、一會偏右，就是走不對那個正道。這個就告訴我們，一定要走中道，不要求兩邊。

這首是，「六種神通是本能，見思煩惱障礙了，清淨平等覺心現，一切神通自然顯」。我當時想，這個跟不跟大家說？後來我就想，既然是讓說，那我就說。這個也沒啥保密的，也沒必要遮遮掩掩的，讀佛經的都知道這個神通的問題。就是我們怎麼樣來對待，怎麼樣來認識，這是主要問題。我再讀一遍這個，六種神通是本能，本能就本性；見思煩惱障礙了，就是為什麼顯現不出來？因為你有見思煩惱。什麼時候它現？清淨平等覺心現，清淨心現前，平等心現前，覺悟的心現前，一切神通自然顯，你不用去找它，它自然就顯現了。

下一首是「有緣要隨緣，無緣不攀緣，妙在不著相，清淨不污染」。這個很明瞭，就告訴我們，隨緣不攀緣。我們這個詞也懂，也經常說，但是遇到具體事的時候，有很多時候還是攀緣。有的攀緣了還自己不好意思，我可沒攀緣。譬如說有的同修跟我說什麼什麼，劉大姐，怎麼怎麼的。完了先問我：劉大姐，我這不是攀緣吧？我怎麼回答？我說對，你這不是攀緣。不攀就不攀。那要說你這是攀緣，他肯定他不歡喜了，你幹嘛讓他生煩惱？你說不攀緣，咱就不攀緣。但是我心裡知道，他真是攀緣。

下一首是「有求皆苦，無求乃樂，無欲無求，真樂無邊」。這個特明顯，你想想，你要是有求你就苦，你要是沒有求你就樂。你無欲也沒有求，欲是欲望，我既沒有什麼欲望，沒有啥欲望你就沒有求，你真樂無邊，這個時候你那個樂才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把那個求都放下吧。我現在都把那個求生極樂世界到最後也得放下，那也都是妄念。你就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一切交給阿彌陀佛安

排，百分之百正確。也別再想我啥時候去極樂世界，也別尋思，阿彌陀佛求求你早點來接我走，這些個我都沒有了。但是現在還是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，親近阿彌陀佛，這話我給大家說的時候都得說，在我心裡這個都沒有了，我就是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你們也往這個方向努力。

下一首是「三界久居如火宅，有身皆苦誰得安，速離火宅歸淨土，清涼池裡享大安」。三界就我們現在住的這個地方，你說咱們住了這麼長時間，像不像住在著火那房子裡？火宅，三界久居如火宅。第二句，有身皆苦誰得安。我們每個人都有這個身，因為有這個身他就苦，怕這個怕那個。我舉個例子，譬如說前些日子，我們哈爾濱晃悠兩次。怎麼晃悠的？吉林還是哪，有兩次地震，波及到哈爾濱，說哈爾濱震感挺強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我一點感覺沒有，兩次我都不知道。第一次剛震完，可能是，大雲給我打電話：劉姨，地震了妳知道嗎？我說沒有啊！哪震了？她說那麼大的震妳不知道？樓都晃了。我說我家樓沒晃。後來她說妳出去看看，我就出去了，因為我家住的是二樓，也可能樓層低它不晃，樓層高晃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就出去了，因為我住那小區裡有高層，有幾棟是高層，我去一看果真，高層住的人全都跑樓下了，跑到那廣場上去了，說地震了，怕樓倒砸死。你說不就是有這個身體嗎？有這個身體就害怕，害怕那一旦晃倒了砸扁了。你說苦不苦？你說誰得安了？都不得安寧。

速離火宅歸淨土，哪最安全？就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那裡最安全，你往哪移民都不好使，就往西方極樂世界移民好使。你要是選擇對了，我一定要移民到極樂世界去，你歸了淨土就怎麼的？清涼池裡享大安，西方極樂世界是清涼池，和咱們火宅這不正好是相反的，是一個鮮明的對比。到那裡去享受大安寧，你就不用擔心、

不用害怕了。那兒，西方極樂世界，沒聽師父講法有地震，讀哪部經也沒經歷。阿彌陀佛和釋迦牟尼佛也沒告訴末法眾生，說西方極樂世界某某時候要地震，沒有，沒有聽說過，只有咱們這個火宅有這種事情。所以，我們願不願意離開這個火宅，願不願意到那個清涼池裡，靠你自己選擇。

下面一首是「我從虛空來，願歸虛空去，哪方需要我，就到哪方去」。我當時記這首的時候，我就心裡琢磨小刁，我說這個事先我可不給她看，給她看了，她又不讓我念。所以到現在她不知道，她也是現在聽我念她才知道的。這個我沒給她看，我吸取教訓了。因為啥？她一分析，我從虛空來，願歸虛空去，我大姐是不是又要走了？她又提溜了。所以這回咱們學乖一點，我不讓妳看，等妳知道我已經念完了。這有什麼可提溜的，可提心吊膽的？實際就是這麼回事，我就從虛空來的，我從哪來我回哪去，我願歸虛空去。哪方需要我，就到哪方去。下次我來不來娑婆世界我也說不準，我和娑婆世界有緣，娑婆世界眾生需要我，那我肯定來娑婆世界；別的地方需要我，我就上別的地方去。我自己沒有選擇，是眾生選擇我，不是我選擇眾生，這個關係你要擺明白，我自己是一點負擔沒有。

最後一首，這首念不念？念。「金剛神臂握寶劍，魔來魔斬佛亦斬，一切皆是虛妄相，常寂光土是故園。」肯定大家有不同的見解。你說啥金剛神臂？不就指的我這上胳膊嗎？因為這上胳膊我不就給小刁講故事，我講個金剛神臂的故事嗎？你想想，那麼大的刀口，骨頭又碎到那種程度，裡面是三塊鋼板呈三角型固定的，它在這個角度，我現在胳膊不能完全伸直。三塊鋼板擱鋼釘固定的，外面縫的就像釘書器那鋼釘似的，所以我就說我這是金剛神臂。我勸小刁妳別哭了，阿彌陀佛給我金剛神臂，幹嘛的？可能我這金剛神

臂大概眾生都能受益，至於怎麼個受益法我不知道，結果這次給了我這麼個四句偈子，我自己也覺得挺好笑。

金剛神臂握寶劍，我原來我連筆我都握不住，哆哆嗦嗦的簽出那麼一個名出來，完了告訴我還能握寶劍。我一邊記我一邊尋思，寶劍擱哪？還沒給我，我現在還空著手呢！那人就這麼說的，金剛神臂握寶劍。握寶劍幹啥？是魔來魔斬佛亦斬。那不就那句話嗎？就魔來魔斬，佛來佛斬，都是假相，都是虛妄相，這個意思我明白。可能有的同修一聽，妳大膽，妳還敢斬佛！肯定有這種議論，因為他不懂它的真實含義。那沒關係，慢慢他就懂了，聽經聽多了他就聽明白了。一切皆是虛妄相，你看不都是假的嗎？都是假的。常寂光土是故園，我將來上哪去？這就是我的歸宿，我將來去的地方就是常寂光土。你說那地方多美，那我不得樂呵呵去！釋迦牟尼佛送我，阿彌陀佛接我，我踩著蓮花我就到佛國去了。有任務我又回來，來去自由，那時候我是乘願再來。你看，我給大家講得多瀟灑、多自在，你們聽了多開心。

最後剩一點點時間，說這麼兩句，就是很多網上的佛友不是很關心我嗎？我剛才說，有很多話都說得讓我感動。有的佛友說，太想劉老師了，像想媽媽一樣。我最後我就告訴你，想阿彌陀佛，別想劉老師，也別想媽媽，好好的念阿彌陀佛。你是乖孩子一定要聽話，乖孩子聽話，好好念阿彌陀佛，你回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和媽媽永遠不分離。現在我可以告訴你，好好念阿彌陀佛，媽媽在家裡等著你。有一天，當你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時候，媽媽一定會隨著阿彌陀佛親自來接你，這回你放心了吧！謝謝。今天的時間到了，感恩各位，阿彌陀佛。